

黑格尔研究的新视角

陶秀y 《黑格尔认识论研究》读后

钟宇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2

中图分类号: B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862(1999)11-0031-02

自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认识论,或则根本“拒斥”,或则对其进行非理性的曲解。在前苏联以及我国70年代末以前,主要停留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及其合理内核的批判阐释上,实际上忽视了对其认识论的

能上升为知性,知性不能上升为理性,达到真理,从而得出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黑格尔则把直观和概念结合起来,建构了思辨概念这一主体概念,并且把这一主体概念作为从感性表象转化为思想(即抽象共相),再从思想转化为概念(即具体共相),再转化为理念(即真理)的自我建构过程。对于康德来说,纯粹知性概念是一种现成存在的东西,黑格尔则把它作为从感性上升到知性的建构过程,为此,黑格尔提出了主客体双重建构的原则;对于康德来说,纯粹知性概念是抽象的,无客观内容的主观形式,对于黑格尔来说,概念应该从抽象而成为具体的,为此,他提出了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三者结合的原理;对于康德来说,理性理念是主观的,它没有相应的对象,因而没有客观实在性。对于黑格尔来说,理念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为此他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理来证明理念的客观实在性。黑格尔以这个思辨概念为基础建立了自然和精神的统一,从而证明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根据黑格尔对认识问题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解答,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具有独创性的观点:黑格尔的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化的认识论,这个认识论的性质就是思辨概念的认识论;康德并非近代认识论发展的终结,黑格尔哲学才是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完成;近代认识论经历了唯理论,经验论和康德的先验论,在黑格尔的思辨认识论那里达到了近代哲学的顶峰。这样,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近代认识论发展的主流和线索便得到了合理的阐明,而黑格尔哲学之谜得到了新的破译和理解。

认真研究。陶秀y的《黑格尔认识论研究》的出版问世,在这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仔细地阅读这一著作,觉得该书具有丰富的哲学理论内涵,在学术上是很有份量、富有成效的。这表现为该论著所具有的三个特色。第一,作者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特别对康德哲学认识论有透彻的理解,因而把黑格尔认识论作为对康德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的解答,这样,该书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就是让黑格尔与康德对话。康德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对立,黑格尔则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康德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分离的基本依据就是直观和概念的分离,由于这种分离使物自身不能转化为感性,感性不

该著作的第二个特色在于,由于作者对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关注,对自然科学发展史有所了解和把握,因此,作者没有停留在让黑格尔与康德对话这一格局上,而是把黑格尔认识论进一步与当代认识论进行对话。首先是与当代西方的哲学认识论的对话。作者把概念的主客体双重建构的原理视为黑格尔的

伟大创造，并把它与皮亚杰的认识论进行了比较，指出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是对人类认识中介过程的舍弃，说明现代的进化认识论忽略了认识的心理、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过程。作者把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原理作为黑格尔认识论的杰出成果，并指出，当代哲学虽然有着把逻辑与认识论相结合的趋势，但由于排斥辩证法，因而陷入种种困境之中，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便是其典型例子。波普的科学进化逻辑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应归功于辩证法，而其失误也正在于他抵制辩证法，陷入了演绎与归纳、否定与证实、心理与逻辑的对立之中。作者把黑格尔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理视为认识论史的重大突破，而当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正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实证主义也是这种分离的表现。其次，黑格尔与当代认识论的对话包括与当代科学界中涉及认识论的重大争论的对话；其一是皮亚杰和乔姆斯基关于认知结构的来源的争论；其二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争论；其三是科学知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争论。作者在对这些争论的分析后指出，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容已经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只有从认识辩证法出发才能为这些争论的解决提供出路。最后，黑格尔与当代认识论的对话也包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作者颇有见地地指出：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颠例，而是通过黑格尔的“实践高于理论”，这一观点与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支配一切”的观点形成了内在矛盾，从而倾复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他的合理观点。通过黑格尔与当代哲学的对话，该论著揭示了黑格尔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当代意义和合理内容，从而也表明了该论著的当代的现实意义。

该论著的第三个特色在于，作者不仅把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东方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和前苏联学者进行对话，而且还广泛地与西

方学者进行对话。作者系统地考察了东西方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和观点，提出不同凡响的观点：传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只是从传统本体论来解读黑格尔，因而只把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建构体系的方法。因此，他们不是形式主义地看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把其辩证法加以非理性主义的解释，这样，他们就把黑格尔哲学作为最大的形而上学而加以拒斥。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对黑格尔认识论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们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哲学思潮应接不暇，感到力不从心，产生落伍之感。实际上 20 世纪的西方经验主义认识论思潮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以至于形成了取消认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思潮，西方某些有见地的学者已经把目光转向黑格尔的认识论，企图从中寻找新的出路。作者在考察了这些观点后指出：从本体论来解读黑格尔，那么不仅黑格尔只能在历史陈列馆才有其位置，因而没有什么现代意义，而且也不能使我们解开黑格尔之谜。另一方面，如果从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黑格尔认识论，也许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却不可能对其作出科学的评价；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研究黑格尔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认识论，才是当代认识论发展的真正出路。这种与东西方学者的对话，使作者的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从推进西哲史的研究、从适应科学认识和方法发展的需要以及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发展的需要等诸方面阐明了黑格尔认识论研究的当代意义。而如何站在当代科学认识 and 理论的高度在肯定黑格尔贡献的同时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局限进行学术上切实的批判，从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提出一些切实的意见，仍然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希望作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此作出更多的贡献。

(责任编辑 干春松)